

跨越千年的私聊

——我读王维四十年

杨建平

《空山心语——私聊王维》，是我四十多年抄写王维、阅读王维、走读王维、研究王维的沉思与感悟，也是一部圆梦之作、还愿之作、感恩之作。

新书出版之际，我曾经赋诗一首《书成述怀》：初心未泯弦未断，寻章摘句四十年。采摘红豆缀相思，踏马西行出阳关。洛阳月夜吟凝碧，长安夕阳醉锦川。满纸文章满头雪，痴情依然似当年。

一、结缘王维

1978年我考上大学，读的是中文专业。我生在农村，长在农村，进入大学之前，只在课本上上过《石壕吏》《卖炭翁》两首唐诗。

当时刚恢复高考，大学教材陈旧，老师也是刚恢复工作。我们的老师讲唐诗，以马列主义、阶级斗争为原则，主要讲李白的浪漫主义和杜甫的现实主义，其他诗人一带而过。

我到图书馆看《全唐诗》，才知道唐诗的海洋浩瀚，知道唐代诗人的星光灿烂，发现王维的诗歌竟然那么高妙，几乎不用任何典故和生僻字，就能表达韵味无穷的意境。他的山水田园诗，几乎就是我在农村自小生活的场景，寥寥数笔，让人历历在目。从此我爱上了王维的诗，我和王维的缘分可以用一个梦、一段情、一杯茶来概括。

一个梦

当时买不到王维的诗歌全集（其实也买不起），图书馆仅有的《王右丞集笺注》几乎借不到。

我就开始从《全唐诗》里手抄王维所有的诗歌。抄完诗歌，又从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《唐才子传》《唐诗纪事》《唐摭言》及各种诗话、词话中摘录有关王维及其诗歌的资料。我的课余时间，几乎都用来抄书，摘抄读书卡片。我摘抄过的书籍有《全唐诗》《新唐书》《旧唐书》《唐才子传》《唐诗举要》《唐诗别裁集》《青轩诗辑》《甘分余话》《瀛奎律髓》《寒厅诗话》《渔洋诗话》《人闲话》《诗品》《历代诗话》《而庵诗话》《文心雕龙》《漫堂诗话》《全唐诗说》《师友诗传录》《唐诗品汇》《诗话总龟》《沧浪诗话》《诗薮》《梦溪笔谈》《冷斋夜话》《闲情偶寄》《芥子园画传》《宣和画谱》等三十余种。最后形成两大厚本的“手抄书”。

在边抄边学的过程，我意识到王维的诗关注和表达的不仅仅是一己之悲欢，而是生与死、阴与阳、官与隐、虚与空、人类与大自然等大问题，其认知高度与艺术境界别有天地。

那时我有一个“私密的梦想”：努力写一本王维的评传，让王维跨越千年，走近寻常百姓。

大学毕业后组织分配我到乡政府工作，下乡驻村，基层服务，成了我最紧要的工作，那个学术之梦，离我渐行渐远。

但阅读王维、热爱王维的初心一直没有变。那个梦一直萦绕心头，那份痴情一直未泯。

白天在山野游走，我会吟诵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”；山路树荫里歇息，我会想到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”；到水库工地，我会想起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；路遇炊烟老翁，我眼前就会蹦出“欲投人宿处，隔水问樵夫”。

四十多年来，这两本渗透着心血、寄托着梦想的手抄书，是我随身携带的宝贝，不论是出差还是下乡都会带着它随手翻阅，并随手写下自己的阅读感悟，夹在“书”里。看到新鲜资料，还会抄录到“书”里。

久而久之，这两本“书”犹如和尚的百衲衣，每页空白处密密麻麻批注着各种小字，书里面夹满、贴满各种小纸条。

一段情

四十年前，我偷偷抄写“王维诗歌及其研究资料”，暗暗发誓“要写王维研究专著”时，只有远在内蒙古的老师杜得敏知道，并给予我无私的帮助和关怀。

我和杜老师原本没有师生关系。

四十四年前，我在河南洛阳读书，他在内蒙古一所大学教书。两地相距极其遥远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坐那种绿皮火车要几天几夜。

杜老师的老家在洛阳，他的高中同学许可权老师又恰好是我的班主任。他回洛阳探亲，被许老师邀请到我们中文系举办美学讲座。他在讲座中侃侃而谈，妙趣横生，使我听得入迷。尤其是他能将诗歌、绘画、音乐、戏剧、书法、篆刻等融会贯通，并结合自己的诗文、篆刻、版画、书法，讲透了美学的“通感”。

那时，我就觉得他身上有王维的气质和才华，应该是我研究王维的最佳导师。

当天晚上，我斗胆摸到学校招待所，愣头愣脑找到杜老师求救。记得那间客房很小，只有一把椅子，杜老师客气地让我坐椅子上，他自己坐到床铺上。

我告诉杜老师我对王维诗歌的喜爱和目前正在抄书的事情，还大言不惭地说“我将来想写一部王维评传”。这是我第一次向别人吐露自己的“野心”。

杜老师闻言，沉思了一会：“有此志向，诚然可喜。但要提醒你三点，一是做学问是个苦差事；二是王维的研究难度大，涉及诗歌、绘画、音乐、书法、佛教、园林、官场等知识领域；三是王维研究当下属于冷门，不被人重视。往后的路就看你的坚持和造化了。”临走时，我要了杜老师的通信地址。

一九八四年，在乡政府一孔寒窑里，在一个只有三条腿的桌子上，我写了第一篇王维诗歌的论文《阳关三叠唱千古送别曲》。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杜老师，并在信中诉说目前的困境和困惑。

信寄出后好长时间没有回信，我也渐渐淡忘了这件事，忙着下乡驻村。忽一日，收到来自包头的信函，是十六开的大信封，打开一看是《包头师专学报》八册和一封杜老师的信，学报上登载了我的那篇文章，杜老师写信解释出差外地编写教材，回来才看到我的来信和稿子，迟复为歉。

多年后，我才知道，杜老师为了帮助和鼓励我，不惜把自己已经排版的稿子从学报抽下来，换上我的稿子发表。

杜老师这段恩情，像灯塔一样照亮我人生前行的道路。

杜老师这段恩情，像号角一样鼓舞我坚持不懈地努力。

我曾经对责任编辑说，写这本书，不是为了评职称，也不是为了拿学位，而是为了感恩和还愿。

一杯茶

我们大学图书馆旁边有一个教师阅览室，许多珍贵的古版书、稀缺书都在这里。

一次我去找老师办事，结束后，就贪恋地赖在这里，抄写“万有文库”中有关的“王维”的资料。

天色已暗，老师们已经走光，我还在那里抄书。一位白发飘飘的老人走过来：“这位同学，食堂快没有饭了，你还是先去吃饭，你没有抄完的这本书，我给你单独存起来，你明天再来抄吧。”

我吃惊地说：“我明天还可以来这里看书、抄书吗？”他和蔼地笑笑：“应该可以吧。”接着他又自言自语地说，追求知识是崇高的事，热爱读书是幸福的事。

当时，夕阳透过窗户照射着他，稀疏的白发一丝不苟，白皙的脸孔沧桑而凝重。

有了他的特许，我就常常混迹于这个教师阅览室，带着我的手抄本，如饥似渴地读我喜欢的书报杂志，抄我急需的资料。许多资料我找不到，他都说，“你说给我，我替你找”，他总是手到擒来。

时间长了，老头看出我在干什么。就开始和我聊天，并说做学问就得这样下笨功夫。书，非借无以读，非抄无以记，非写无以悟。

也许老人是从我身上看到当年的自己，对我格外关照。天气热了，老师们来看书都常常自带水杯，不少老师的水杯外面还有时髦的编花杯套。我一个学生偷偷躲在角落里看书，从未喝过水。

一天下午，我正在埋头抄书，忽然，一个水杯子放在了我的案头。我抬起头，看见老头离去的背影。杯子是一个玻璃罐头瓶，里面不是白开水，而是漂着几朵茉莉茶叶。

茶香悠悠地钻进我的鼻孔，我的鼻子酸酸的……

这杯茶，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杯茶，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杯茶。

这位老人，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只知道他姓张，我那时称他“张老师”。

为感恩他，我在新书分享会上，特意安排北京王府茶楼的茶艺师为每一位读者奉上一杯茶，愿茶香伴随书香，告慰他的在天之灵。

二、走读王维

古人说：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我在抄写王维、阅读王维之后，开始漫长的走读王维。

这个走读，分两个层次，一是走到故事发生地、作品原产地去体验；二是走进历史深处、还原历史场景去沉思。

我把王维诗歌文章中涉及的故事发生地、作品原产地，都尽可能走到现场，去真切观察、体悟诗歌文章的本真。

我到过王维的老家山西祁县、永济；我寻访过王维的桃花源陕西蓝田县辋川；我走过王维使至塞上的三千里云和月；我奔赴广东新兴县国恩寺观察王维为禅宗六祖惠能写的碑文；我驻足宁夏萧关，吟咏“萧关逢候骑”；我登临河南嵩山，欣赏“落日满秋山”……

这种走读，使我对王维及其诗歌产生了新的理解，更有新的发现和突破。

王维的《过香积寺》，几乎所有专家注释，都是西安附近的香积寺，但到实地踏访，你会觉得与诗歌描写“对不上号”。这个香积寺位于一马平川的高台上，出咸阳（古代的长安），远远即可望见。诗中所写“不知香积寺，数里入云峰。古木无人径，深山何处钟。”显然是在深山里藏着。

我到河南汝州的风穴寺踏访，那里倒是完全符合王维诗中的描写。风穴寺曾经有五个名字：千峰寺、白云禅寺、风穴寺、香积寺、七祖寺，在北魏时期叫作“香积寺”。王维多次在嵩山隐居，风穴寺恰又地处嵩山南麓，同处一座山，他到风穴寺参禅修佛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他的《过香积寺》写的是“风穴寺”似乎更接近事实。

王维的千古名句“大漠孤烟直”中的烟，到底是什么“烟”？有专家说是“平安火”，有专家说是“烽火狼烟”。但在大漠戈壁看到“龙卷风”以后，我感觉应该是“龙卷风”。因为只有这个“烟”，不论是有风还是无风，都是“直”的。这个“直”，不是平安火或者烽火那种“袅袅升起”的直，而是拔地而起、直冲云霄的直。这种“直”才是边塞的特殊画面，才是边塞诗的“豪迈气派”“苍凉意蕴”。

清代陈楚南有题画诗：“美人倚倚玉栏杆，惆怅花容一难难。几度呼她她不转，痴心欲掉画图看。”

随着年事渐长、阅历增加，我读王维的方式也在变化，开始把他放在历史的长河里、放在唐诗的大海里、放在世事的沧桑里、放在人生的悲欢里，去读，去品，去悟，总想透过诗情画意，探索王维独特的人生轨迹，走近王维真实的内心世界。

我开始大量阅读历史典籍，走过历史烟尘，走近王维所处的时代，研究王维当时的人生状态、心理状态、思想状态，研究重大历史事件对他的影响，研究他的朋友圈的交互影响。

王维那首《凝碧池》，都是唐代版的《囚歌》，是“一诗救命的佳话”。

当放大还原历史场景后，就会知道，王维喝药装病、折磨硬抗不就任安禄山那个“给事中”，杀人如麻



的安禄山为什么不杀他？因为安禄山自立“大燕政权”，急需王维这样的名士装点门面，吸引人才，赢得民心。唐政府军克复洛阳后，王维为什么能在三百多名就任“伪职”的唐官中，官复原职？因为那时许多唐朝的官员还在安史叛军中工作，他们在观看朝廷如何对待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王维，如果杀了王维，他们就会跟着叛军“一条道走到黑”，如果宽宥王维，就会吸引他们回归朝廷，瓦解敌军。

只有站在历史的政治高度，从战略思考的角度，才能真正完全理解这首诗的“救命佳话”。

王维那首《使至塞上》，千古流传，但走进历史深处，才知道王维出使河西，有着深刻复杂的政治背景，才明白那场“突袭两千里，斩杀两千人”的大胜仗，是一场不该发生的战争，短暂的胜利带来的却是长久的边患和仇恨。吐蕃与大唐从此断绝“进贡”，持续对抗，安史之乱后期，吐蕃曾一度占领长安城，唐德宗东逃陕州避乱。

三、私聊王维

曾经有读者问我：为什么书的名字叫“私聊王维”？

我回答说：我读王维是一种没有功利的追求，是一种人生修行。我写这本书，是一种跨越千年的私聊，是我和王维在促膝谈心。

这本书的体例风格是“夹叙夹议”的故事结构，文字风格是“亦庄亦谐”的杂文格调。放低姿态，不摆架子；放平心态，不歌不颂；剥去伪装，不卖弄文字；说白话、说真话、说大家听得懂的话。

《空山心语》主要内容分三个部分：王维的诗韵、王维的官运、王维的朋友圈。书中特别关注诗歌与人生命运的关联和相互影响。把诗歌的审美与人性的修为融为一体来叙述。

书中紧紧围绕读者关切的问题去展开：王维的成名作是哪一首诗？王维的哪首诗暗示了自己命运，一语成谶？王维的哪首诗，求官得官，送他上青云？王维的哪首诗，救了自己的命？王维最好的情诗是哪一首？王维传唱千古的送别曲是哪一首？王维的大漠孤烟，是什么“烟”？王维最牛的“应制诗”，是怎样拍皇帝的马屁？唐代哪个皇帝亲自督办编选《王维诗集》？王维到底为官如何？作为官员的王维如何评价？

王维的亦官亦隐，是个什么官场哲学？王维的宦海沉浮，经历了哪些考验？欣赏王维的是谁？打压王维的是谁？谁是帮他的贵人？谁是教他的高人？谁是度他的恶人？我尽量用问答、用聊天、用故事，让王维走出历史，走进现代，走进读者。

涉及有争议的诗歌，我不钻牛角尖，而是从诗歌审美多重性去解读，实行开放式的问答。

王维的《相思》，不同的版本，有“春来发几枝”，有“秋来发几枝”，有“劝君多采撷”，也有“劝君勿采撷”。我在书中说：如果是少年的王维，应该会选“春来发几枝”，也会选“愿君多采撷”。如果是晚年的王维，大概会选择“秋来发几枝”，也会选“劝君休采撷”。因为这两种意境，代表的是不同状态和心态。

前一种相思是“热烈”的，后一种相思是“悲凉”的。前一种是满怀希望和憧憬的相思，后一种显然是一种经过人生千愁百虑之后欲说还休的沧桑感。我试图用这样的解读与读者“唠嗑”，而不是用专家的口气给读者“讲课”。

王维的诗歌，百读不厌，常读常新。王维的诗歌绘画艺术最喜欢“留白”，给人无限遐思。

王维的研究恰恰也有许多“留白”，我将继续“上下而求索”。

“满纸文章满头雪，痴情依然似当年”。

杨建平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原党组成员、理事会副主任。好读书，爱藏书，勤于笔耕。曾出版有乡土散文集《梨花院落》、经济专著《中国专业农户的致富模型》、藏书手记《一书一票》、王维研究著作《怎一个佛字了得：漫说王维》等。



《叶灵凤新传》

作者：李广宇

出版社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叶灵凤是现代著名作家、编辑、藏书家，他独具一格的小说和小品曾风靡一时，成为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。之后定居香港几十年，他书写香港的山川草木，开创了香港研究的先河，而他与鲁迅的笔墨恩怨也使他成为话题人物。本书作者追踪研究叶灵凤数十年，以丰富的史料、独到的识见和清丽的文笔，完成了这本传记，还原了叶灵凤真实可信的面貌。

《不愿走出家门的人》

作者：[法]帕斯卡尔·布吕克内

出版社：岳麓书社

倦怠与过劳、社交恐惧、普遍孤独、浪漫主义的萎缩……让越来越多的人避居家中。而无论从工作到娱乐，还是从社交到消费，所有生活似乎都经由手机得到满足。作者洞察“社交全面退隐”的社会现象，以兼具哲学家的渊博和小说家的敏锐笔触，写出一部虫居躺平小史。从社会学、心理学到历史、哲学等多角度，揭示背后暗藏的时代精神危机。

《蛭蟒》

作者：[英]安德鲁·奥黑根

出版社：上海译文出版社

1986年夏天，苏格兰小镇，詹姆斯和塔利点燃了一段基于音乐、电影和反叛精神的辉煌友谊。学校生活结束了，他们决定奔逸彻斯特。在那里，在有史以来最动人的音乐的衬托下，真正的年轻人发誓要以不同于父辈的方式生活。这部小说，如水晶般精巧地捕捉到了年轻人面临鲁莽成年的高昂精神和脆弱，再现了20世纪80年代英国北部工人的生活。

(综合)



让儿童文学回归「蹲下来」「慢出版」「出精品」

李姗姗

前不久，“2025中国文学盛典·儿童文学奖之夜”在长沙拉开帷幕。两场多小时的活动中，3场“奇幻穿书之旅”、4轮颁奖、18部（篇）获奖佳作与观众完成“双向奔赴”。当黑猫警长、哪吒等经典角色踏歌而来，当作家与笔下角色借科技动态呈现，当“小橘灯女孩”递出微光，这场颁奖礼成了跨越时空的文化共振。

有观众直言“看哭了”，网友也感慨，这不是给作家颁奖，而是给所有“曾经是孩子的人”补发“童年通行证”。本届获奖作品从725部参评作品中遴选而出，涵盖小说、童话、诗歌等六大品类。这些佳作折射出灿烂的童年银河，在历史传承主题、多元宇宙题材、儿童本位语言等方面，清晰展现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跃升轨迹。

这场盛典的高光不止于舞台，更串联起阅读推广链的重要一环。活动期间，湖南文学周暨第四届岳麓书会同步启幕，百位作家、百场活动、3万种好书汇聚成文化盛宴。获奖作家走进长株潭、湘西等地中小学，与小读者零距离互动；北师大教授陈晖的“儿童图画书的阅读与耕读”讲座，也让现场读者直呼受益匪浅。当阅读与仪式、科技、读者多维嫁接，书香便化作可体验、可分享的生活方式。

如何把“儿童文学奖之夜”的闪耀，转化为“长久暖”的文学之光。从长远来看，这需要创作、出版、阅读推广等领域的积极促进和共同努力。一方面，作家在创作上须摒弃“快餐式”产出，回归“蹲下来”“慢出版”“出精品”的创作姿态。这需要作家以孩童之眼洞察世界，以十年磨一剑的耐心雕琢文本，才能让角色在儿童心里活灵活现。另一方面，出版方应以专业编辑的儿童本位视角打磨图书内容，选用精美的插图、环保的材质、多元的技术让故事角色跃然纸上，让图书高品质、有看头。

最后，还要让阅读推广常态化，在大众的生活里扎根。比如图书馆、学校、社区联手，邀请作家定期驻点，为孩子开设阅读讲座和写作课，作家可以从活动中了解儿童、获得灵感，儿童也能通过作家读到书本背后的故事，提升阅读兴趣和写作能力。对儿童文学而言，阅读推广赋予了文本“第二次生命”，让书本从书架到书桌，让沉睡的文字活起来。当孩子因一次朗读、一场戏剧、一次作家面对面而重新重视书页，文学便不再只是印刷的文字，而成为映照自我、想象世界的一盏灯。